

丁玲

集作傑



(本書是代表作下部)



—版權所有—

實價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
上海全球書店印行
總經售處合衆書店
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

—翻印必究—

丁玲傑作集

夜會

最先曉得這消息是第三弄口上的七阿嫂，阿七還在馬路上賣花生米沒回來。李保生來說今天晚上有戲看，要七阿嫂叫阿七買三十斤花生米，還說要阿七只能賺一個銅板一斤，因為都是自家人吃，便是阿七兩夫婦也有得吃的。

七阿嫂一曉得了這消息，一會兒就傳開了。好些人都跑到第十弄李保生家去瞧。李保生沒看見，只有幾個人在他們口捧着一張紙神氣活現結里結巴的唸，小麻支也在那裏唸，說他們是戲子，真見鬼，小麻皮會唱他媽的卵戲。

快散工的時候，弄門口就貼了兩張寫了字的粉紅洋紙。認識字的都要跑攏來看看。不認識字的就跟着擠去問問：

「什麼事體？」

「嘿，老哥！有人請過節呢！」

「叫朋友請酒，擺家家年兒……」

「過他閻王老子節，飯也沒有吃的，窮開心！」

「花生米不要吃，看看九一八新戲倒好呢……」

「嘿，今天廠裏張工頭還勸着。要我們捐幾個銅板把什麼東北義勇軍，說不要過節了，我們一個也沒有拿出來，我們比不得有錢人家過節，也不花錢，也不捐錢，鬼曉得這錢捐到什麼地方去！……」

「過鬼節，張印子才要過節呢。」

張印子是個放債的人，今天跑到這同和里，有五十多家都欠他的債，他逼了一些錢，還搶了許多破夾衣，舊桌子，連床鋪抬走了的也有，弄得男人們都在心頭發氣，暗地裏捻緊拳頭：「媽的你狠，總有一天做死你！」女人們更有哭出來的。抬了床去的人家，沒有法，在四處找稻草。

「買根籐的開水泡飯吃，快些呀！」

「小狗子，今晚有戲看呢，九一八是什麼，你懂麼？」

「媽媽不懂九一八，問爸爸好了，爸爸昨天同阿七講不准紀念九一八，說外國人要來捉

的……」

都急慌慌的吃了晚飯，小孩子們因為想擠在前邊看戲，飯也沒有吃飽，都跑到第十弄去了。女人們碗也不洗，往鍋子裏一泡，擰着，推着也去了。這個弄裏自從香上吃過大鍋飯後，還沒有這樣熱鬧的集會過，這是一個新的晚會。

第十弄人全塞滿了。還在擠着來。屋子裏也塞滿了人，都從空的地方，人頭同人頭空着的地方，塞進一個眼睛去，樓上也是人，屋子上面也是人。第十弄的末端，不知在什麼時候搭了幾條木板，搭得高高的像個臺，大約是做戲臺的，却也站滿了人。臺上臺下都鬧成一片，聽不清講些什麼，時時從人叢中吼出一聲兩聲「李保生！你叫我們來做什麼，快些說呀！」

拿了一個話筒子，不是李保生，是第九廠的王大寶，他開始說起來了：

「今天……」

阿翠，小五子，梅英，幾個站在一塊的，就悄悄互相推着，吸吸的笑了起來，看這癩痢頭不出，他也學着拿話筒子了。

聽到每人有一把花生米吃，就全場都笑了。

「真是小意思，大家不要見笑，不過吃着玩玩，那裏是過節？」王大寶也笑着說，後來忘記了，把話筒子拿在一邊，又接下去道：「媽那個辰，節，節在租界上過着啦，看那邊天，紅着啦，電燈密得像天河的星，人打扮得像洋畫上的妖怪，老子三十年了，還沒有過過節，小的時候還跟着我那媽拜菩薩，只有鬼，我不信這些了。前年廠裏還放半天假，自從去年來，哼！別說了，咱們大家都有數目……」

對的，哪個心裏沒準兒，這弄裏還有許多人上夜班。莫說笑聲都縮了回去，就要勉強裝個笑像兒，臉子也拉得僵。都不做聲，說不出什麼話，讓這癩痢頭說下去吧。

「媽的，今夜就叫着來聽你說傷心話麼？」有人心裏這樣想着。

靜靜的，王大寶也不說下去，只有沉默在這裏停住，人都有點不舒服起來了。

這時李伙生才一下跳到王大寶的前面，他笑着說道：

「嘿，咱們別說那些什麼節了吧。那又值不了個什麼，丟把那些少爺王八樓婊子睡覺去吧。咱們今天請大家來玩玩是因為咱們這同和里，新組了一個班子，咱老李，不怕出醜，自

己編了一齣新戲，他，黃伯祥便教排，戲子也不少，就行頭可憐得很，咱們都是自己人，別見笑。戲演得不好，包瞞點，演得好，還得請大家都來咧，咱們這個班子叫九一八劇社：「這樣一說，又把大家的心說固了，好些人又鬧了起來：

「九一八什麼呀？……」

「什麼豬鬃呀？……」

「我來一個，李保生……」

「噎……別鬧囉，李保生你說下去呀！」

「爲什麼叫九一八劇社呢？」李保生一大聲接下去說，全場便又靜下來：「那是因爲從去年九一八……」

「九一八是什麼？」從窗口送來一個女人的喊聲。

「我曉得的是在去年九月十八那天，東洋兵打瀋陽，放火，放炮，殺人，姦淫，就同春上在關北一樣……」

「對了！」李保生又大聲喊起來。

可是底下却又有人接聲問：「是不是怕忘記了，來個會紀念？」

「要籠子才忘記，九一八好忘記，春上那一仗總不會忘記，咱們這一弄堂人，看誰沒有餓過，反對東洋老板不肯上廠啦！餓飯好忘記，吃大鍋飯總不會忘記的……」從屋上也有人這樣喊起來。

「前次罷了工，又被什麼科長跑來說一陣甜言蜜語，騙着上了工，可是他媽的東洋老板却又要關廠了，老子不記得九一八，總記得東洋老板，總記得那些科長！要關廠麼，可不容易，總得拼下死命的……」

阿翠，小五子，梅英……好些個紗廠的女工，不覺的也喊起來了：

「記得的！要打倒他們！」

「反對三班！」

「反對張工頭捐工錢給東北義勇軍！」不知什麼人却這樣喊了。

「放屁！東北義勇軍是民衆的，是我們的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，我們要捐工錢給他！」

「要捐！要捐！……」

「不准捐給張工頭，那走狗……」

於是李保生又拿起話筒子大聲的說：

「安靜！安靜！聽我講，我講完了，再讀大家輪流上來演說，再演戲看。要早點完，明日還得上工的呢……」

「好！不要吵！」

「李保生你說呀！」

慢慢的才又安靜下來。於是李保生說，說了許多，一年來，他媽的東洋人從瀋陽越打越攏來了。佔據了東北，要打大鼻子去，英國，美國，法國……都高興讓他衝頭陣。另外的一些大鼻子人，就是他媽的白俄，也幫助他們。只有我們的民衆義勇軍，孤孤單單的在那裏用血肉抵抗著。春上打了上海，十九路軍的兵士們自動抵抗著，但終於被斷送了勝利。現在上海又緊張了。東洋老板要關廠。幾十隻兵艦，停在黃浦灘裏，砲架在下關，政府却始終沒有一個兵抵抗著。一年來，看我們上海的工人，失業的有二三十萬。哪一天我們沒有失業的危

險，一天天還要減低我們的工資，加多我們的工作時間，管兩部機器的，要管三部四部，要改三班，餓飯的，起碼也有一百多萬人。他媽的，他們來替我們想過一點法子麼？你一罷工就派人來騙你，就雇白俄，用巡捕趕着你打，現在一年了，大家既然站在這一塊兒來紀念九一人，就應該想個法子怎麼來紀念……

李保生也是一個紗廠工人，一點也沒有了不起的地方，可是在這時，在大家心裏都同他要好得很，都覺得這個傢伙是在他們一羣裏不能少去的一個。大家就又喊起好來。

接着便是演講了，那爭着幹上去，從後面擠着，推開一些人跳上去了。

「讓他上去呀……」

夜會在這個時候，倒更嚴肅了起來，忘記了中秋，忘記了花生米，連看戲也忘了。只有帝國主義資本家，和他的一切走狗奴才，變成了各式各樣的緝備面孔站在富前。切齒的痛楚，緊緊的捆着，個個都要喊出自己的聲音，都要拿起個什麼向前去撲滅了這勢力。

阿翠和其他的一些女工，都滾在這熱烈的潮聲裏，她們也跳上台去破口的喊着：

「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，武裝起來，反對帝國主義……」

全個弄裏的人都和着她們喊，她們使他們更感到親切而且敬重起來了。

小夥子們也跳上台去嚷，媽的個辰，看不出都是些能幹角色呵！

後來還是小麻皮想起自己背就的那套話兒，覺得有點癢起來，他才提醒着還要演戲呢。問大家還要不要看。

戲開始了。大家都樂着。是因為幾個人的化裝有趣極了。不曉得肚子上塞了一些什麼，弄得那樣大，帶上假鬚鬚，算資本家。小麻皮披一張狗皮的披風，跟在高鼻子的帝國主義後面。他扮的實在不是好角色，裝帝國主義的走狗有什麼用頭。大家都嚷着說：

「小麻皮！你吠吧！你把那套屁背熟了沒有？……」

「背熟了，我唸給你們聽吧……」

「等等。要等到高鼻子生氣罵你的時候……好，開始！大家靜些，」

戲開始了。可是底下還是時時嚷，譬如那鬚子說：「把那羣豬替我捆起來，他以為他們比我的汽車踏腳還值錢些麼？」於是底下就哄然的響起，「臊你娘！打死他，打死賣本家！」……後來好容易才輪到小麻皮。他打起哭喪臉，拖着鼻涕似的說：「是；是，我的老爺王

子！我的親乾爹！我一定要壓住民衆！民衆是什麼王八蛋，也敢抗日，我要殺死那些搗亂的，只是，親乾爹呀！你總要收納我呢……」

「該死的！該死的小麻皮！抓下這個不要臉的，出賣民族利益的狗來打死他！……」
李保生裝一個老工人又病又傷在床上，他還是不斷的喊！

「起來呀！伙計們……」

於是底下更熱烈的響應他。後來甚至跳上幾個人去，擁着他吼了起來，也有幾個人跑上去要打那幾個。

戲劇雖說演得不很有次序，却得着了擁護，大家都嚷着說：「以後咱們大家都來演戲吧。這日本矮鬼還演得不好，還要說些才像呢！」

一直鬧到十點鐘，才散會，有些人得着花生米了，有些人沒有得着，但都是一樣的滿意，像在身體裏面加了一些什麼東西進去，個個穩健的，有着把握，懷着快樂的希望走向自己的房去，而在心裏大家都記得，十八號那天一定要參加市民大會去，那是我們的紀念九一人的大會。

（選自文學月報）

給孩子們

幼稚園

愛若正騎在娜娜的身上。娜娜怎麼變成真的大黃狗了。他們倆在一片大竹林裏面跑，娜娜會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呢？跑着，跑着，忽然叮噹叮噹的響起來了，嚇了一下，怎麼從娜娜身上就跌下來了？怎麼那個胖河馬太太就站在面前，鼓着眼睛，沙着聲音說：

「乖！你起來了！」

起來就起來。擡着頭一望，好些小紳士也都在穿衣裳了。窗子外邊的樹葉上，有一大片黃黃的清晨的陽光，從那里流進來好些鳥兒的清脆的歌唱，流進來軟軟的柔風，帶着草的香，花的香，愛若高興極了，一跳就從被窩裏跳了出來，望着走了過去的河馬太太的後腦發笑，只想在那剪短了頭髮，白的凸出的後腦上開個玩笑。可是河馬太太卻走出去了。愛若一面蹬鞋子，一面向大寶提議，悄悄的到水池邊去採一朵紫色的小花回來，一朵最先開的小紫花，他敢打賭說。大寶先有點怕河馬太太，後來也高興了，小寶也哼着要去，珍兒也哼着要

去，要去就跟着走吧，哼唧唧幹什麼？可是回來的時候，河馬太太真的就發氣了，孩子們都站在房門口了，排着隊去洗臉。河馬太太一發氣，珍兒就哭了，大寶小寶也把臉駭白了，趕忙說是愛若要他們去的。愛若就愛若，愛若不怕河馬太太什麼一定要洗臉在一塊兒？……河馬太太不知道把他們當什麼東西管着？河馬太太一睡去了，長頸鹿太太又來了。這個長頸鹿太太更使愛若討厭。這兩個都是幼稚園的。保姆河馬和長頸鹿的渾名都是愛若加上去的，愛若聽過河馬太太的幼稚園的故事。愛若自己有時是虎兒，有時是象兒，可是這些小雞小狗都太無用了。愛若講那些頑皮的有趣味的故事給他們聽，他們都高興，不過愛若一說，「走吧！小兔子！」他們就都不做聲了，或者英兒，或者美兒就會說，「別聽他的，要接罵的，不要出去，就坐在地板上，做好孩子！」坐得太長久，就睡去了，做夢夢到媽媽給糕喫。愛若看不起這些夢，愛若不要糕喫，也不要河馬太太，也不要長頸鹿太太做着醜樣子來找他，喊他乖孩子好孩子……

這個幼稚園是一個有名的幼稚園，常常有坐汽車的老爺太太們來參觀，把河馬太太同長頸鹿太太忙死了，天天管着孩子們不准把衣服弄髒，外邊汽車一響，一個跑到外邊去招待，

一個就悄悄頓着足，喊着孩子們說：

「唱：唱鴿子飛來！唱花園裏！不准往外邊！有參觀的！……」

「鴿子飛來，鴿子飛來，快！快！快！飛到這里來！……」她提著頭先唱了，於是孩子們便跟着唱了起來，都坐着不動，眼望着外邊。於是參觀的來了；一個漂亮的紳士陪着一個美麗的太太。紳士說：

「瑪麗！你看這羣小天使才乖，又乾淨，又聰明，唱得真動人，把小瑪麗也送來吧！」太太也笑了，走了進來，用她帶手套的手摸珍兒的頭髮，她問她：

「你唱這麼歌，可愛的孩子？」

珍兒不敢答應她，還是不伍的唱。

參觀了遊戲場，參觀了寢室，浴室，小的白潔的牀，小的白潔的澡堂，小的白潔的廁所，小的白潔的……一切都太乾淨了，管小孩子也管的好，都聽話，規矩，將來一定可以成乖乖的人，成一個紳士，乖乖的坐在辦公處，打字，算數目字，洗乾淨手了才喫飯，按月領薪水，養孩子，又把孩子送在幼稚園，或者就做河馬太太，做長頸鹿太太。於是小瑪麗就送

來了，於是小瑪麗的爸爸又把財產算了一次，捐了一筆款子給幼稚園了。河馬太太更胖了，長頸鹿太太的長頸也更長了。兩個人還是成天忙着，管着孩子們坐在亮的地板上玩着，唱鴿子飛來。又在唱小麻雀了。

有一天紳士和太太又來了，不是小瑪麗的爸爸和媽媽好幾個，都走進來摸孩子們的頭，摸下巴，有個長女人，塗了很厚的粉的女人，也走到愛若的面前，摸愛若的臉龐，愛若真不慣極了，怎末女人這麼討厭，動不動就在你臉上身上來摸。愛若討厭這個厚粉女人來摸他，就躲開，撇着嘴，於是長頸鹿太太遠遠的便伸過頸子來說道：

「愛若！乖！握握李小姐的手！她喜歡愛若的。」

「喔，你叫愛若嗎？這個名字漂亮得很，你幾歲了？密司特張！你看這個孩子長得真美麗，有趣極了，像彼得潘。」她就把愛若的手拿在她手中。愛若聞到她身上有一股味道，不知是什麼氣味，他就定定的望着她。她血也似的紅嘴唇裏有兩顆放亮的黃牙齒，不曉得她要不要咬人。

長頸鹿太太又伸長頸子說：

「愛若！你跳一個卻爾斯登，這孩子跳得真好。」

於是小姐又拍着他，要他跳，讓出一塊地方來，圍着他看，把他放在一個圈子當中，像看猴戲似的，紳士們也圍了攏來，把他當一個玩把戲的猴子看着。

「跳呀！你真乖！愛若跳得最好了！……」

愛若鼓着眼睛望大家，他不動，要跳大家跳，先得出主意的長頸鹿太太跳。

河馬太太也急了，咻咻的催着：

「愛若乖，你跳給紳士們太太們看呀！……」

愛若望見河馬太太在流汗了，他忽然想那個故事上的河馬太太來，常常爲頑皮的孩子們弄得流汗的，於是他忍不住的卻說了：

「我不叫愛若，我是虎兒，她是河馬太太，她是長頸鹿太太，長頸鹿太太本來也是幼稚生，不知怎麼又是太太了，太太也好，讓她做太太去吧，我不喜歡她。」

「什麼話，什麼話……」紳士們，太太們都有趣的笑起來了。

「真的，我不撒謊的，一樣的幼稚圈，我去拿來給他們看吧。」他一說完便跳着跑出去